

# 老情歌唤醒伤者 新面孔再续姻缘

2009年4月6日,在成都金堂县一家婚纱影楼,当王盛和刘玉萍幸福地依偎在一起拍摄婚纱照时,影楼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在他们的笑容背后藏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凄楚爱情——3年前,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王盛新婚的妻子命丧黄泉,他在巨大的悲痛中精神失常,成天只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直到有一天,在路边的水沟里,他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女人刘玉萍,他的神志才又渐渐清醒。尽管医生说,由于头部受伤严重,刘玉萍已成了植物人,但王盛仍时刻守在她的身边,固执地认为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

终于,2年多过去,在王盛每天不断的歌声中,奇迹出现了,刘玉萍苏醒过来了。确信她并不是早已不在人世的妻子,王盛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打击。此后,刘玉萍开始为王盛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两颗在悲苦命运中经历了伤与难的心开始靠近了……

## 车轮碾碎了痴情男人的心

王盛今年29岁,父母在金堂县经营着一家农资商店。

1998年,王盛考入四川农业大学兽医专业,大学毕业后,在父母亲的帮助下,王盛在金堂开起了一家宠物诊所。不久

后的一天,有个年轻女孩抱着一只受伤的小流浪猫找到王盛说:“这只猫咪在路边流了好多血,你快救救它呀。”王盛做了检查后,对小猫的伤口进行了处理。他被女孩的善良所打动,坚持不让女孩付钱,并叮嘱她说:“小猫的伤口要经常换药,你到时候只管把它送来。”

女孩叫田玲,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此后半个多月,田玲每隔几天就将受伤的小猫送去王盛的宠物诊所换药,他们也在这样的交往中坠入了爱河。

田玲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每天晚上,他们骑着自行车去郊外兜风,一路上都会哼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样的时光也成了他们最美好的记忆。然而,就在刚刚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后,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

2005年10月23日,正好轮到田玲休假。这天,他们一大早就骑自行车向郊区出发去秋游了。一路上,夫妇俩哼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心情有说不出的畅快。在一个拐弯的路口上,突然有条花狗从路边的草丛中蹿出来,跟随在王盛和田玲的自行车后面奔跑。出于职业的敏感性,王盛停下自行车对妻子说:“这条花狗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去看看。”

王盛开始追赶着花狗。这时候,一辆货车疾驶而来,王盛却一点也没发觉。眼看货车就要撞上丈夫了,田玲在情急之下竟不顾自己的安危冲向丈夫。孰料,花狗看见又有人冲上来,叫得更加狂躁,竟一下子扑

向田玲。王盛被吓坏了,为了保护妻子,他用双手将妻子向后一推,正好被已来不及刹车的货车撞上,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在一眨眼的工夫便终结了。

接下来,王盛就一直坐在家门外的路边上,呆呆地看着从眼前开过的一辆辆汽车,什么话也不说,连妻子的后事也全靠父母料理。第3天,田玲的遗体要被火化了,看见妻子即将被推进焚尸炉,王盛突然张开干裂的嘴唇嘶心裂肺地唱起了那首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多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从此,王盛疯了。

和很多精神失常的人不一样,王盛既不骂人更不会打人,他就是成天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从早上唱到晚上,再从天黑唱到天亮。

## 一曲情歌唤醒了遭遇背叛的植物人

刚开始时,周围邻居都同情王盛的遭遇,即使他更深半夜唱歌也不计较。可一两个月后,王盛的半夜歌声常常吵得人们整夜整夜难以入睡,邻居终于有了意见,找到王盛的父母进行交涉。没办法,王盛的父母只好把儿子送进了成都市精神病医院。

几个月后,在医生的治疗下,王盛的病情有了好转。2006年5月,他出院了。但刚回到家,看见墙上挂着他和田玲的结婚照,王盛又唱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他的歌声再次把父母的心击得粉碎。但更加让两位老人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他们发现——儿子不见了踪影。夫妇俩找遍了金堂的大街小巷,也没能找到王盛。

王盛失踪后的第8天晚上,王家的门外突然响起了熟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王盛的父亲像箭一样冲出家门,果然看见儿子蓬头垢面站在门外,更让他吃惊的是,儿子身上还背着个昏迷的女人!

“爸,我找到玲玲了……”不等父亲询问,王盛便这样说,他随后就将女人背进屋去。父亲困惑地跟在王盛身后,当看见儿子将女人轻轻放在床上,他发现女人的容貌竟和田玲有几分相像。

此后几天,陌生女人也一直没苏醒,夫妇俩多次追问儿子,这个女人到底是从何而来?王盛都一脸茫然。夫妇俩决定把女人送到医院去,但王盛却死活不肯,老人只好去县城医院请来了专家为女人做检查,结论竟是脑神经受伤,已成为了植物人!

夫妇俩经过商量,最终决定把这个女人留在家中,盼着她能帮助儿子渐渐走出丧妻的阴影。很快,他们拿出家中所有的积蓄为这个陌生的女人治病。

转眼一年多过去,其间公安局和居委会曾派人到家中了解情况,但谁也不忍心分开这样一对苦命的“恋人”。

2007年9月的一天,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突然来到王家,小伙子自称是女人的弟弟,家在乐山峨边县农村,非常贫穷。4年前,为了筹钱让自己上大学,姐姐刘玉萍嫁给了当地

的一个包工头,但由于生了个女儿,公公和婆婆便把她赶出了家门,从此不知道去了哪里。

刘玉萍的身份确定了,王盛的父母也从心底里接受了这个“媳妇”,常常和儿子一起为她做按摩。

在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在王盛深情的歌声中,2008年6月12日,刘玉萍终于睁开了眼睛!

## 走出阴霾两颗受伤的心牵手人生

刘玉萍苏醒后,恢复得很快。一天,在病房里,只有王盛和刘玉萍。当王盛又握住她的手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刘玉萍忍不住扑进了这个男人的怀里:“王大哥,是你用歌声唤醒了,我要嫁给你……”王盛听了后“嘿嘿”一笑:“玲玲,你好傻,我们不是早已结婚,你就是我的老婆了吗?”刘玉萍挣脱了王盛的手:“王大哥,我不是田玲,我叫刘玉萍。”

刘玉萍的声音虽然很小,但在王盛听来却像是晴空中打了一个响雷。王盛终于直面了妻子死去的现实,田玲丧生于车轮下的情形像闪电一般又出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王盛再次病倒了,他在新婚妻子死去近3年后,精神上从一种崩溃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崩溃,也住进了医院。王盛不吃不喝,连护士送来的药物也拒绝服用,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流着泪水不停地哼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他的歌声了解内情的人无不动容……

后来,刘玉萍告诉王盛的

父母,3年多前,她生下了女儿后被公婆赶出家门,便跟随丈夫来到成都金堂县一个工地上做饭。最初,刘玉萍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丈夫能对她好,过段时间再生个儿子,公婆便会重新接受自己,根本没想到几个月后丈夫也背叛了她。就在王盛离家出走的第8天,在金堂的工地上,刘玉萍亲眼目睹了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偷情,她愤怒不已,恨不能冲上前去跟那个女人拼命,却遭到了丈夫的拳打脚踢,在反抗和挣扎的过程中,她一头撞上了预制板。然而,已丧失了人性的丈夫非但没将她送往医院,而是狠心地将她用水汽车运到郊外扔在了路边的水沟里……而正是在那条水沟里,王盛“捡”到了刘玉萍。

此后的日子,刘玉萍便不离不弃地照顾着王盛,也为他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熟悉的歌声让王盛感到仿佛是妻子田玲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这样,3个多月后,王盛的神志已完全恢复了正常,他终于不再逃避现实,决心要重新振作起来,不再让父母操心。

很快,王盛找到大学同学借了几万元钱,在金堂县城又开起了一家宠物诊所。

2009年春节前,刘玉萍回到乐山,她在向警方举报了丈夫谋害自己的事情后,又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2月底,法院作出了批准刘玉萍和丈夫离婚的宣判。刘玉萍回到金堂,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王盛携手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文中人物为化名; 谢绝转载、上网 张陶 李强/文

# 徐秋影案件背后的“女特务”冤案

上世纪50年代初,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徐秋影案件》。作品原型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起被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破获的潜伏特务组织——邵玉魁案件。影片中徐秋影的原型是哈尔滨文教局女秘书赵洁珊;而那个女特务丘涤凡的原型是哈尔滨市民政局女干部邵玉魁。

当时的观众原本就喜欢惊险的反特片,加上又是“真事”,上座率自然空前的高。直到80年代,“女特务丘涤凡”被释放后,还戏剧性地被别人看到电视里播放的《徐秋影案件》。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徐秋影案件》的故事——哈尔滨邵玉魁案件,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大冤案。

## 坐了20多年牢,当了半辈子“女特务”

1987年7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同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邵玉魁案件的改判意见,对邵玉魁宣告无罪。她坐了20多年牢,当了半辈子“女特务”。被捕那年才37岁,如今已年逾古稀。

哈尔滨市民政局为邵玉魁落实了政策,如今的邵老已是离休干部,按离休干部待遇她分到了一套住房,市民政局还将她儿子调到哈尔滨照顾老人。

在她二室一厅的新居里,我们采访了这位历经磨难,被许多人关注的老者。邵玉魁年逾70岁,虽然坐了多年冤狱,又步入暮年,可她仍精神矍铄,语言简练,记忆力极好,仍然辨得出年轻时的丽质与风姿。

“我虽被关在监狱里,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国家干部,尽管我是在屈辱和忍受中活着,被人在看成女特务,但我认为监狱——这人间另一个世界外的春风和空气对我是公正的。我要活下来,留着我这张嘴。我曾希望自己活到80岁,在80岁之前,总能让人明白我爱冤的真相。”她诚挚,欣慰地对我们说:“压了这么多年的奇冤大屈,能在今天平反昭雪,全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好政策啊!”

我们向邵玉魁说明来意,老人的记忆出奇清晰。

## 漂亮女秘书江畔被杀,案件定性为“政治谋杀”

1948年11月6日晚上,哈尔滨市文教局漂亮的女秘书赵洁珊在江上俱乐部西侧的江畔被人枪杀了。子弹从被害人脑后偏右射入,由太阳穴穿出。经法医鉴定,赵洁珊头骨的创口相当于4.35毫米口径的弹头所造成。

公安人员从被害人的遗物分析,认为情杀的可能性较大。赵洁珊文静漂亮,追求她的男人当然不止一位,有《东北日报》记者;还有市文教局和市政法院的两个干部。经侦察对这三个人的怀疑很快解除了,赵洁珊被杀一案悬了起来。

当时虽未建国,但哈尔滨已经解放,建立了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洁珊的父亲写信给市人代会,要求“早日逮捕凶犯”。市政府领导命令公安局抓紧侦查,限期破案!哈尔滨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乙号案件侦破小组”。

公安人员在赵洁珊生前用过的小本子上看到了这样几行字:“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

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这本是鲁迅先生在他著名的《无花的蔷薇》中痛斥暴政的语句,但当时是建国初期,许多公安干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办案人员没有读过鲁迅这篇文章,却把这段话当成了赵洁珊反动思想的流露。后来又从死者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小纸条,上写:“水道街10号,工厂街25号”。

原来这是一个“L”型房,一个门临水道街,一个门临工厂街。两个门通的是户。这个门牌号住的是邵玉魁娘家。继续往下查,赵洁珊果然认识邵家的女儿邵玉魁。邵玉魁和赵洁珊在光复后国民党占领哈尔滨时,都是市妇女协进会筹委会的副主任。她的弟弟邵莲魁和邵亚魁在长春当过国民党兵,姐夫李子和在国民党军统局当过情报员。当掌握了这些情况后,赵洁珊被害一案便定性为“政治谋杀”。

## 嫌疑人“坦白认罪”后被送到医院生孩子

1954年4月7日,市公安局先秘密逮捕了邵玉魁的大弟弟邵莲魁。十几次的审讯后,邵莲魁顺着审讯者的意图编供出:姐姐邵玉魁通过赵洁珊为特务组织搜集情报,后来发现赵洁珊动摇了,邵玉魁便和他商量,把赵洁珊诱骗到江畔枪杀了,而事情又凑巧,邵家像《十五贯》戏中那个倒霉的青年偏偏也带着十五贯钱一样,她们家曾交出过一支“三号撸子”。

公安机关很快又逮捕了邵玉魁。那是春天里的一个日子,正怀孕的邵玉魁被通知到沈阳开会,火车开到王岗,一位公安人员突然走到她眼前,拿出逮捕证:“你被捕了。”

邵玉魁蒙了,糊里糊涂地

被汽车拉回公安局。当她清醒后一直拒不“认罪”。于是,不断地提审,罚站。此时她已怀孕8个多月。她冷静地算了一下,审讯已经一个月,还有20余天,自己就要分娩了。靠这点时间,问题恐怕调查不完,再不“顺杆爬”,自己和腹中的孩子都性命难保。干脆先承认了,让腹中可怜的小生命平安降生。

邵玉魁写好“坦白认罪材料”后被送到医院。1954年7月14日,邵玉魁生了个男孩。接生的是李继庸大夫。她给孩子起名“铁生”。铁窗里生的,也期望孩子能像铁一样坚强、结实。“铁生”出生刚刚7天就被抱离了邵玉魁,交给了邵玉魁的爱人王长春。

邵玉魁、李子和、邵莲魁都被判处死刑,上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批。《黑龙江日报》《哈尔滨日报》在省高院没宣布批复的情况下,得到市公安局同意,公开报道了“邵玉魁特务组织”被破获的消息。《哈尔滨日报》在四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特务组织“罪证图片”。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她为什么被杀》,《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也纷纷发表长篇通讯。根据“邵家姐弟杀害赵洁珊”的故事,剧作家写出了电影剧本《徐秋影案件》,于1956年搬上银幕,后来又有剧团根据《徐秋影案件》,改编出《她为什么被暗杀》等舞台剧。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扩散到全国。

## 枪下余生,她前后写了80多封申诉材料

1955年2月,我国第一部宪法公布后,邵玉魁在狱中向市法院递交了申诉书,从五个方面否认自己的“罪行”。1956年6月,省高级法院以非法法

律程序将此案退回。市法院组成了“合程序”的联合复查组,经过10个月调查,用可靠的材料排除了邵家姐弟当特务、搞情报的结论,否定了她们枪杀赵洁珊。认为此案证据不足,是个错案。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复查此案的人都成了“为特务翻案”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撤职。最后,邵莲魁和李子和还是被处死刑,立即枪决了。邵玉魁被判了死缓。她的二弟邵亚魁被判处7年徒刑,后来服毒自杀了。邵家被捕的4口人中只剩下邵玉魁一个人。监狱生活是漫长的,邵玉魁想念亲人,丈夫被迫和她离婚后,他和儿子“铁生”再也没有音讯。邵玉魁的心受着煎熬。

在狱中,她严格遵守着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操。女犯每天9小时劳动,织毛衣,织收音机套,当瓦工……她说她始终管束着自己,不把自己混同于那些真正的罪犯。她受过多次的表扬和奖励。然而,因为她不承认特务罪行,厄运始终跟踪着她。1971年初,女监从富拉尔基调来一名女干部,专为女犯写呈报材料。这位女干部接到了给邵玉魁报死刑的任务——邵玉魁的死期就要来临了。

庆幸的是这位女干部颇有头脑,她看了邵玉魁的全部档案,认为没有理由报邵玉魁死刑。邵玉魁再一次枪下余生。她仍然不“认罪”,继续申诉。从关押到平反,她共写了80余份申诉材料。

她是一位知识妇女,像监狱外的知识分子一样,她也有着人格和尊严。然而,她的人格和尊严常常受到不一定恶意的践踏和伤害。“邵玉魁乙号案件”通过新闻与艺术的传播,使这个《徐秋影案件》中的

“女特务”成了大名人,新人监的犯人和一些参观的人常常借故来看她。尽管邵玉魁也懂得这些人并非故意伤害她,只是由于好奇,但她还是觉得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法律规定,犯人的人格也不能侵犯,人,不是动物园供观看的珍禽异兽。为此,她曾专门打过报告,请求保护。后来“参观”的事果然少了。

## 赵洁珊被何人枪杀,至今仍是谜

邵玉魁到底坚持到了可以讲真话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12月,省法院对她裁定减刑,有关部门终于在佳木斯找到了她的儿子“铁生”。1981年12月,坐了20多年监狱的邵玉魁刑满出狱了。“铁生”来接妈妈,妈妈瞪着眼睛根本不认识儿子。

邵玉魁获得了自由,一个人到省里,到北京继续申诉自己无罪。省法院三次向省委领导汇报,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省政法委主任赵德尊作了批示,过问邵玉魁的冤情。哈尔滨市委书记王钊责成政法委组成了由政法委、公、检、法四家组成的联合复查组。从1982年夏季开始复查,终于澄清了邵玉魁的冤情。

采访结束时,我们很有趣地提到她跟“徐秋影”——赵洁珊的关系。邵说:她确实是位既文静又漂亮的姑娘,是当时市政府机关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也是个更不幸的女人,本人被杀害,死后又被误定为“特务”。也影响了亲人。据说赵洁珊的父亲、妹妹都受到牵连。

赵洁珊被何人枪杀,至今仍是谜。

余刚/文 摘编自《炎黄春秋》